



Marlena

亲爱的谎言

[美] 朱莉·布恩汀 著

刘勇军 译



Marlena

亲爱的谎言

〔美〕朱莉·布恩汀 著

刘勇军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谎言 / (美) 朱莉·布恩汀著; 刘勇军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00-3030-5

I. ①亲… II. ①朱…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3045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230

MARLENA by Julie Buntin

Copyright © Julie Bunt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亲爱的谎言 QINAI DE HUANGYAN

[美] 朱莉·布恩汀 著 刘勇军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童子乐 杨 振
特约策划	王云婷
特约编辑	王云婷
封面设计	林 丽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版权支持	韩东芳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030-5
定 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40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
献给凯尔西和利亚





我用讲故事的方式述说我的经历，
因为我小时候在家乡就耳濡目染，
认识到真实不过是想象。

——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①

^① 厄休拉·勒古恩（1929—2018）：美国重要科幻、奇幻、女性主义与青少年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品有《黑暗的左手》《地海传说》系列。

纽 约

讲讲你无法忘记的事吧，那我就会说出你是谁。我关掉公寓里的灯，她便与黑暗一同到来。隧道中，火车睁大了眼睛，她站在铁轨上，一头金发随风飘动。我们喜欢的一首老歌响起，我在谷物区迷失了自我。有时候，夜色阑珊，我在公寓门外摸索钥匙之际，会瞟到我在走廊镜子里的影像，然后，我便看到她在等待。

我和玛莲娜坐在瑞德的面包车里。那天早晨，趁他还在睡觉，她从他的牛仔裤口袋里偷走了车钥匙。阳光明媚的春天已经远去，熬人的酷暑来临，我们穿着从杂货店买来的人字拖，我们那带盐渍的头发黏糊糊的，贴在太阳穴上，呼吸中带着香烟、樱桃味润唇膏和昨天喝过的葡萄酒的气味。我踢掉拖鞋，把双腿伸开，搭在仪表板上，脚趾贴着挡风玻璃，每次只有我和玛莲娜两个人的时候，我都会这么做。瑞德说我毁了他的车，还说留下的污渍擦也擦不掉，可我不在乎。玛莲娜把我的脚放在她的腿上，给我涂指甲油。指甲

油是非常显眼的橙色，那是属于她的颜色。

车窗摇到下面，微风吹散了我的马尾辫，乱糟糟的发丝遮住了我的脸，因此，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破碎的。我们要去海滩，度过普普通通的一天。我们要在水下闭气，直到肺部受不了，才会浮上来；我们要去冲浪，猛烈的浪头拍在我们的肚子上，会让我们喘不过气；我们要喝从无人看守的冰箱里偷来的啤酒，喝下冒着气泡的啤酒，感觉嘴里苦苦的；我们会随着太阳的位置，不断调整身上的毛巾，来回传看两本相同的杂志，一直到光线沉入大海；等到要走的时候，我们会把脚从冰冷的沙里抽出来，我们会晒伤，然后发烧。

我们假装是有小秘密的女孩，我们把音量调大，听琼妮·米歇尔^①的歌。每一句歌词都是为我们写下的心声。我大声唱着，搞得玛莲娜都听不到她自己的声音了，于是她叫我小点声，还说我吵得她头疼。但在这段回忆里，我却唱得更大声了。

玛莲娜猛踩油门，汽车沿着这条通往湖泊的死路一路向大山疾驰。速度表的指针一直在跳动，乡村公路的限定时速是五十五英里，我们已经超速了，片刻后，我们的时速就达到了七十英里。大风刮进车里，呼呼作响，我的头发胡乱飘动，抽打着我的脖子，我再也听不到音乐声了。我的声音颤抖着，我把脚放在车底盘上。我想把我那边的窗户摇上去，但玛莲娜从她那边上了锁。她看着我，咧开嘴笑了，我感觉汽车慢慢地向路肩驶去，车轮碾过，碎石乱飞。她把车驶回车道，速度表颤动几下，随即超过了八十五英里。玛莲娜的马尾几乎都散开了，我不知道她看不看得清速度表，她是不是根

^① 琼妮·米歇尔：二十世纪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加拿大传奇音乐家，被公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创作歌手。她的音乐深刻而富有自省精神，常通过音乐发表政治、环保、女权等观点。

本没意识到我们的速度已经到了九十英里，此外，她有没有闻到风中夹杂着一股新出现的辛辣味，那是面包车的零件散发出的烟味。车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轻笑两声，让她开慢点，几秒钟后，我厉声叫她放慢速度，见她没有答复，我只好大喊，说她疯了，说她吓坏我了，我想从这辆该死的车上下去，我还说我们会死的，她这是在拿我们两个的小命开玩笑。这会儿，我们的速度是一百英里，正在歪歪扭扭地翻过另一座山，汽车轰隆作响。我们来到山顶，车轮悬空，离开了路面，等我们再次落到地面上，我狠狠地撞在了储物箱上，我赶紧伸出小臂，稳住我自己。她没有刹车，我连忙系好安全带。密歇根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湖水有着加勒比海一样的蓝色，水面上波光闪闪。我们距离悬崖只有不到半英里，停车场和通往沙滩的小路都在那里。

她不会停下，有那么一刻，一种陌生的感觉自我心底升起，愤怒、渴望和恐惧掺杂在一起。“来吧，”我心想，“来吧。”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但我已经受够了总是做那个“说不”的人，我再也不想小心翼翼、畏缩不前。“如果我一直开呢？”她喊道。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八成是磕了药，那瓶奥施康定的药效现在差不多该显现了，药片在我对她的记忆中若隐若现，就像额外的特写。我还记得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很久未洗，发梢蓬乱不堪。

现在，湖泊比天空还要宽阔。等我们掉进水里，需要多久，我才能踢开副驾驶的窗户，我的人字拖才会飘到汽车的顶部，我的身体才会疯狂地需要空气？

玛莲娜并不擅长游泳。

然而，在距离悬崖十几个车身的长度之外，我们开始慢了下来。

面包车左摇右晃地沿着虚线前行，车身倾斜，靠车轮的外部边缘着地。随着吱嘎一声，车身猛地一颤，我们停了下来。我的身体向前弹了出去，安全带勒进我的双乳之间。车头灯贴着板条栅栏，在栅栏另一边，就是长四分之一英里的陡峭山坡，坡下便是月牙形状的石滩。汽车呜呜一声，发动机松了一口气。我差一点儿就哭出来了，心脏扑通扑通狂跳，我恨她知道我现在的样子。

“拜托。”玛莲娜说，但她气喘吁吁的，过了很久，才喘匀气，“你真以为我会让你有危险？”每次只要焦虑或兴奋，她就会长荨麻疹，这会儿，从她的锁骨到脖子上跳动的肌腱再到下巴，都布满了如同精细红色蕾丝的荨麻疹。她的指甲划过我的膝盖，形成了一个向外开的小圆圈，我不由得浑身一哆嗦。

我真想把唾沫吐到她的脸上。我真想走开，远离她逼我所做的一切，远离从很多方面都变得很坏的我，而且，在一瞬间，这看似有可能实现，我也几乎那么做了。我把手塞在大腿下面，免得被她看到我在发抖，我直勾勾地盯着松香除臭剂。那东西在颤动，像是车子仍在移动中。“凯特。”她说。

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我爱她的野性。我对这份野性充满渴望。那么，当我心里的一个声音问我是否值得为此丢掉性命，我为什么会听到否定的答案？

我猛地眨眼，将泪水逼了回去。我摇晃脑袋，哈哈笑了起来，她也大笑起来，我们之间的这件恐怖的事消失了，只剩下我心里一条很小的裂缝，永远无法弥补。我们从后座抓起装有零食的塑料袋，沿小路向下面的沙滩走去。我已经开始忘记几分钟前让我痛苦不堪的感觉。“去做吧，你已经做过了，你这个婊子。”她又唱了起来，

她唱的是《加利福尼亚》，她唱到了在落日下亲吻警察和返回故乡的部分。我也随着她唱起来。

琼妮·米歇尔的歌很适合玛莲娜。她轻轻松松就能唱出高音，在各个音符之间自如转换，她能完美地模仿琼妮那浑厚的颤音，把音节变成回荡的钟铃声。这是我能想起的最后一次听玛莲娜唱《加利福尼亚》，不过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那是她最喜欢的歌之一。四个月后，她便离开了人世。严格来说，她是遇溺身亡。不过不是那天我害怕的那样：坐在瑞德的面包车里，冲出护栏，一头扎进水里。没有巨大的水花，没有沙滩上的尖叫，没有救生员冲过来，她可能更喜欢这样。

在基沃尼市郊的树林里有一条河，河上结的冰不到六英寸厚，冰上布满裂缝，她就是在那里窒息而死的。当时是十一月的一个傍晚时分，她没理由到那里去的。她穿着我的一件旧外套和一双破烂的凯德软底帆布鞋，而警察极其重视这些东西。她随身携带的大手提袋里装满了零钱，她走起路来，硬币碰到药瓶和一部翻盖手机，肯定会叮当乱响。她的头狠狠地撞在河中的一块石头上，人们认为她被撞晕了，身体就这样滑了下去，到最后，水没过了她的嘴和鼻孔。

有些细节就是事实，但这样的细节非常少，只知道她在哪里被人发现，穿了什么衣服，带了什么东西。按照我大哥吉米所说，她死前最后有人看见她是在下午5点12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车里的时钟显示的就是这三个数字。但是，他后来在喝醉的时候满心沮丧地告诉我，他记得的这个时间可能是她刚上车的时间。他说，他也可能是在5点12分离开家的，那时他甚至还没有去接她。我很理解为什么无法确定时间这件事带给他这么大的困扰。我们两个其

实都不相信她的死纯属意外。

下午一点刚过，我接到一个幽灵打来的电话，而距离那天在车里，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当时，我正穿过第五大道，路两侧矗立着一栋栋毫无特色的摩天大楼，我周围都是身着羊毛长大衣的人，就在我放慢速度、从衣兜里拿出手机的时候，他们都很不高兴。我宿醉未醒，眉头紧皱，心脏跳得很快。当我看到区号是 231 时，我便按下了“忽略”键。我靠在一家熟食店的橱窗上，感觉胸口十分紧绷。我与密歇根北部再无瓜葛；母亲和罗杰一起住在安阿伯市，即便过了十年，我一想起罗杰，还是会把他当成母亲的新婚丈夫；吉米住在密歇根州上半岛，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专门建造价格昂贵的度假屋。

打电话的人留下了一条语音信息。

“嗨，”那个人说。是个男人，他说元音字母带着鼻音，让我想起了家乡。“对不起。”他说，然后，他又说了一遍对不起。这很奇怪。“这是凯特的电话吗，是来自银湖的凯瑟琳吗？我是萨尔。”

萨尔小时候的样子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固定电话线缠绕在他的手指上，但好像有了魔力一样，他的声音却是成年人的。我几乎就要笑出来了。萨尔·乔伊纳。“我在纽约。”他停顿片刻，然后拖长音说，“我在大苹果城^①。”像是在向听者证明他说的是真话，这样的情况既不可思议，又真真切切。“你八成不记得我了，”他说。听了这话，我大笑起来，至少是发出了和大笑差不多的声音，那种尖锐的吸气声越来越尖，听起来并不是不开心。“但愿我的电话没

① 大苹果城：纽约的别称。

打扰到你。我想知道，你能不能抽出一个钟头和我见一面。聊聊我的姐姐。”

往事一股脑儿涌了回来。比起我周围的城市，回忆的边缘更为锋利，更为清晰，萨尔刚一说出他的名字，城市似乎就变得模糊，随即消失不见。不过，它已经在那里了，不是吗？我生活中的那段时期是如此短暂，几乎一开始就结束了，然而，有些事是我始终都想弄清楚的，那个问题一直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嘀嘀嗒嗒地响着，就像一颗真的地雷。

231。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电话是她打来的。

密歇根

第一次见到玛莲娜·乔伊纳的时候，我和吉米正把东西从租来的卡车里卸下来。我们驱车五个小时，从位于密歇根大拇指位置附近的旧房子，一直来到该州无名指顶部的位置。快到十二月份了，下起了雨夹雪，地面又湿又滑。玛莲娜穿过她家前院，她家的院子里放着很多翻倒的包装箱，箱子都被雪水打湿了，还有很多铁皮桶、损坏的发动机和各种各样的废金属。她走到我旁边，打量卡车里的箱子。她穿着剪掉衣领的白T恤和一双蜘蛛侠雪地鞋。关于她的细节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清晰显著，以至于都不像真的。她的手臂上布满雪水，滑溜溜的，冻得起了鸡皮疙瘩；她甩甩头，把头发从脸上甩开，可以闻到她的头发散发出一股烧木头的气味，她在说话前常做这个动作。

“你们是新搬来的？”

“哦，是的。”吉米说。他把母亲的摇椅举到肩膀上，走进车库，

并没有回头看，见他这样，我知道他觉得她很漂亮。

这次见面没有任何特别，就像一个熟悉的故事的开端，而在之后的几个月，我们一次次地审视细节，到最后，我们见面的情形被笼罩在了神秘的光辉中。玛莲娜住在不到二十步开外一栋装修过的谷仓里，她在墙上刷了好几层淡紫色的油漆，一摸就粘手。谷仓向下陷入了土里。当时，她的生存状态让我十分不安，但我们的生存条件也和她的差不多。我们买的是银湖一栋类似大牧场的组合房屋，位于一片半英亩的土地上，十分肮脏破烂。这栋活动板房有三个卧室，看起来还很新。找块地方，就可以把这种房子组装在一起，也可以整栋从卡车上卸下来，这让我想起了《大富翁》里的房子。母亲说，她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没有楼梯，可以少走很多路，而且还有个很大的后院。她没有说我和吉米都知道的事：这栋房子只比房车好一点，而且，没有了父亲，我们就是不折不扣的穷人。

玛莲娜把湿漉漉的头发从脖子上拨开，拧成绳子一样的发辫。她的头发很浓密，长及腰部，颜色非常浅，斜斜的刘海儿遮住额头。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试过留这样的发型，只可惜结果糟糕透顶。她是个美人坯子，长了一张猫咪一样的脸，看起来是那么古灵精怪，她的颧骨很高，眼睛一眨一眨的。老实说，我之所以愿意和她做朋友，这是首要原因。我十五岁的时候，该丰满的地方不丰满，该瘦的地方却不瘦，一对扇风耳很突出。然而，我还是相信，我随时都能出落成美女；而对于天生丽质的女孩子，我就是不由自主地对她们着迷。

“我叫玛莲娜。”她说。

“我叫凯特。”我答。家人都叫我凯瑟琳或凯茜，但我决定在这里做个不一样的女孩。

“你们搬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她笑了，她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我听不出她这话是否友好。

每次听到“危险”这两个字，我都仿佛可以看到，在那个冬日黄昏后天黑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和玛莲娜盯着那辆租来的卡车的“大口”。我们两个女孩，一个十五岁，另一个十七岁，正是不上不下的年纪，心里有着各种计划。快停下，我真想这么告诉我们。一起留在原地吧。不要动。但我们动了。我们总是在动。计时器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把一个个纸箱搬进各自的房间，然后，我、母亲和吉米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吃冷冻比萨。电缆还没有接好，电视机茫然地盯着我们。母亲用一个高塑料杯喝酒。新冰箱没有制冰器，更不用说压碎机了，于是，她把一个用来装化妆品的拉链袋清洗干净，把里面翻到外面，又把托盘里的冰块装进袋里，再用番茄酱的瓶子把冰块敲碎。她再一次问起吉米奖学金的事，问他有没有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收到明确的答复，明年是否可以申请入学。自从我把比萨放进烤炉，她已经问了至少三次了。每次几杯红酒下肚，母亲的大脑就会卡在一件事上，不断地重放。

“不然的话，就等于把大把的钱打水漂。”她说，然后又开始老生常谈：数落他犯过的错，以及我们老是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

“我再去拿点比萨。”吉米说着站起来，走出客厅，很可能是去他卧室的窗边，抽两口大麻烦卷，这是他唯一的减压方式。自从我们的父母离婚，自从他和他那个叽叽喳喳的女朋友分手，他就抽得很凶。现在，那姑娘已经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开始上大一第一

学期的课了，而他本也应该进大学。在我看来，他推迟入学，在开学前的几个礼拜拒绝了奖学金，真正原因正是为了她，但吉米的事，谁又说得清呢？他说是因为我们需要他。至于大学，可以过段时间再去上。他还开玩笑说，我们要是组乐队，应该叫“暂停”，他暂时不去上大学，我暂时不能去上高中。

“要是他得填写文件，那他肯定不爽。”母亲告诉我，她一边说一边伸展双腿，同时她手里的杯子一歪，冰块掉在地板上，我连忙把冰收回杯子里，但较小的冰块从我的指缝间滑了下去。“第一片污渍就这么出现了。”她喊道，隆重地把餐巾纸铺在洒了的酒上。纸的颜色立即变深，与地毯贴在一起。

我和母亲收拾好盘子，放进厨房的水槽。“明天再刷吧。”母亲说，把她的杯子举到风时亚红酒桶的龙头下面，在杯里装满酒。她啾的一声亲了我的头一下，随即便离开了。我把水龙头调到热水，连吉米的盘子在内，洗了所有盘子。

新房子是长方形的，天花板很低，搭在水泥砖块上，没有地基。要是用拳头击打墙壁，就会反弹出空洞的回声。我们的房间都在一条位于厨房右边的走廊上。首先是卫生间，然后是我的房间，旁边是吉米的房间，他的房间对面是母亲的房间。我晃晃卫生间的门把手。“不要在这里大便。”我说。

“为什么？你难道不希望舒舒服服、暖暖和和地在这里大便？”他从卫生间里面说。

“你真恶心。”

吉米打开门，我的哥哥身材高大，头发蓬乱，下巴上粘着一小点牙膏。他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专

栏文章，写的是做一名少年无神论者的情形。他像母亲一样，长着金发蓝眼，六分钟就能跑一英里。曾几何时，我们一家人还会一起露营，我和吉米经常在租来的房子里睡同一张床。母亲让我们通脚睡，免得我们打架。吉米总是躺在床头，而我则躺在床尾。为了这件事，我都讨厌死他了，但我恨他，主要是因为他向来不把父亲当回事儿，而如此一来，父亲就老是去讨好吉米，却从来都没对我那么好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忍受最后见到玛莲娜的人竟然是吉米而不是我。父亲离开之后，在手足骨血之间传递的声纳就消失了，与同样一对父母对抗而建立起的纽带断裂了。在卫生间那个晚上之后的几年里，我们两个的关系变得就像熟人。如果我们现在更亲近一些，我会告诉他我已经原谅了他，原谅了他所做的一切，也原谅了他没有做的事。我原谅他任由她打开副驾驶门，走进灰蒙的暮色中，她的背包贴着她的屁股来回摇晃，我原谅他独自拥有与她在在一起的那漫长的最后几分钟。真的很难承认，最糟糕的那部分，我依然感觉这是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得到了更多我们本应该一起分享的东西。我想，身为妹妹的我永远都是吃亏的那一个。

我踢了踢一个贴着“玄关”字样标签的纸箱，挡住他的去路，不让他离开卫生间：“这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玄关里？”

“就是玄关里常放的东西呀。你吹蜡烛的照片什么的。”

“玄关里有毛巾吗？”

“毛巾在壁橱。妈妈睡觉了？”他擦掉下巴上的牙膏。

“应该吧。她没道晚安，不过她房里没开灯。”